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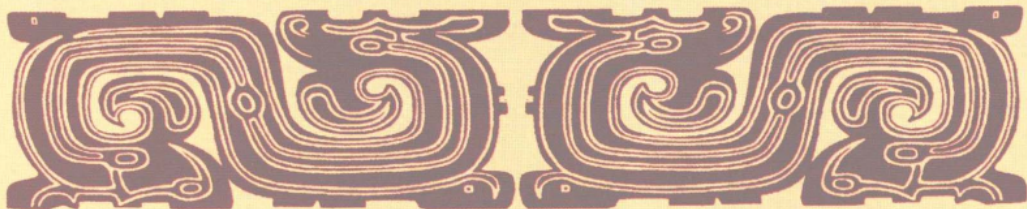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

儒藏

史部
第一二八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

儒藏·史部

儒林史傳

第二十八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

國家「211工程」重點學科建設項目

國家「985工程」創新基地規劃項目

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



儒藏

目
錄

目
錄

續學統續

清·張廷琛 編撰

夏成吉 增補

.....

續學統內編中卷二十四

天台張廷琛補瑕原本

富陽夏成吉貞立增補

山東

淄川賈緒奎
長山班貞雯
長山賈鳳芝
長山賈致遠
校刊

歲貢陳惕園先生庚煥

先生諱庚煥字道由號惕園長樂陳氏高祖驤嘗橐餗京師匍匐
三法堂爲父鳴冤曾祖謨祖必奮父峯皆郡邑諸生先生少好學
父峯嘗勸之曰讀書人不知時務但期弋獲科名及授以官如暮
夜徒行俾吏胥得以作姦犯科豈非做秀才時之誤耶故先生自
天文地理樂律兵法水利河防以及農桑方技之書無不讀擇其
可行於時者札記之既長與謝退谷交又從蔡于麓遊所學益密



藏

續學統

內編中

卷二十四

務實踐以程朱爲宗。每日言動必簿記以時省察。性孝友純摯。親病常侍牀蓐中。裙必親自浣濯。湯藥食飲必躬視親嘗。病亟禱於神。願減已年以益親壽。居喪麻衣疏食。不入內待。^①羣從恩義無間。女兄寡。迎養於家。承奉必謹。早喪妻。幼子僅四歲。終不復娶。族有盜賣公產者。族人將訟之官。先生以牒官追究。非睦族之誼。卽捐已資爲之代贖。族用以和。居鄉口不言人過。拾遺金於道。坐待還之。郡縣舉孝廉方正。舉實學。皆辭不就。以積餼充歲貢生。終年六十四。生平好闡揚前代名臣大儒隱逸蹟有未彰者。爲傳以補之。尤留意前賢祠墓。宋李忠定公墓在侯官。明錢忠節公墓在福清。許洞江墓在閩縣。皆捐貲修葺。或爲之立碑。史傳中紀載有失實。

者、多爲考正。所著有五經補義、二十二史圖、于麓塾譚、師門辦香錄、尊聞錄、莊嶽談、童子撫談、北窗隨筆、畜德隨筆、崇德同心錄、林孺人言行錄、惕園文集初稟、外稟、詩稟漫存、凡若干卷。道光五年入祀鄉賢祠。

惕園初稟

讀明儒學案偶記上 釋氏之始入中國也、與吾儒各自爲教、不相謀也。孔孟旣遠、濂洛未興、千百年間儒門淡薄、而釋氏獨盛。達摩西來、提唱宗風、一洗白馬舊傳之陋、衣鉢所傳、偉人代出。世之號爲儒者、慮無不北面趨之、卽一二豪傑之士起與之角、而力薄援孤、能摩其壘而拔之幟者、蓋鮮矣。故釋氏之徒、初不屑與儒者



爭一日之短長、又豈屑借吾儒之說以爲重哉。及程朱繼作、經正道立、於異說之惑世誣民、始盡發其覆、無所於遁。於是彼教之黠者、度不可以口舌爭、則思借儒書以文彼義、挾孔孟之說以疑誤學人。是說也、宋僧宗杲實爲之倡、其與張子韶書略謂、閣下旣得此把柄、便當改頭換面、用儒家言語文字接引後人。此又南宋以來談禪講學所由濫觴也。蓋自漢而後、釋氏之學凡三變、其始四十二章緣業因果之論、卑足以煽羣愚、高實不足以羅上智也。由達摩以迄慧能、直指心性、其說雖若高出於儒書、而儒書猶未陰亂於釋典也。及宗杲爲謾、後儒踵智、然後牛頭馬脯、卽學談禪、禪理儒書、如油入麪、直幾於春中之亂革、文信之亂羸、則又非特彌

近理而大亂、真如程子之所慨矣。

讀明儒學案偶記下 明王文成志節勲業之盛、震爍古今、泰山北斗之仰、幾於人同此心矣。然其講學、右陸絀朱、近達摩之傳衣、類宗杲所授法、至盛推達摩、慧能、而謂堯舜萬鎰、孔子九千鎰。其他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者、初未嘗自掩諱。讀其全集、當自知之、無待覩縷也。嘉隆以後、奇傑有志之士、聞風而興、嫉俗學之固陋、慮無不折而從之。其爲王氏之學、而卓卓樹立、焜耀史冊者、指不勝屈、幾欲奪紫陽之席、奉姚江爲孔氏之大宗矣。蓋文成諸公、本高明宏達之資、從事制舉、其博學詳說、功豈猶人。及業成名立、乃棄一切直求之心、其所得所立之不同、豈盡由於頓悟。譬之筌蹄四

布、魚兔莫逃、捷者一搏輒得、遂欲自誇身手、盡棄筌蹄。賢智之過、差豈毫釐、中材承訛、謬且千里。倡其教者本推釋以附儒、溺其教者終逃儒而歸釋。甚且公然修淨土之業、入蓮池之社、卑洙泗之淵源、謂不足以當靈山之下乘、如吾郡葉文忠公所發憤太息者、又何可勝道哉。始余誦文忠朱子文集之序、猶疑其言之過激、旣而於明季諸儒文字多所涉獵、乃喟然於文忠之不我欺也。其他道聽色取、流入狂禪者、姑不具論、卽嘉隆大儒、勇猛精進、勲德著聞、孰如羅近溪者、明德之謚、上擬明道、其私淑姚江、不可謂非入室之上選矣。乃手傳二子軒、輅、往生之異、其心悅誠服於其子之所得、且心悅誠服於其子之所師、至於其子坐化之頃、親爲之拜



斗府之章、持彌陀之號、以速其往生、歡喜贊歎、得未曾有。然則近溪所明之德、果何德也。由近溪所自述、以溯明季諸儒之宗傳、則諸公之仔肩絕學、接引後賢也、毋乃如張儀之相梁、實陰爲秦地。秦檜之相宋、實欲以陰尋撻辣之盟耶。吾鄉鄭汝交先輩亦天、崇間和通朱王之說、有意於講學者也、其跋近溪二子之傳、則曰、明德先生領袖理學、子父之間、必無誑語、是傳之傳、足以見忉利淨土、事事皆實。嘻、余不敏、實不足以知當日諸公所謂理學者、果何學也。羅近溪汝芳二子小傳略曰、二子徧歷諸方、所向必獲異人、來歸與語、令人改容敬聽。詰其所從、惟曰、信爲萬德之根、參肯不自生疑、則至人徧天壤矣。後循是語、果不我欺。又曰、軒在浙江。

寺中喫水齋三月、日惟紅棗七枚、久則昏睡、盡卻心曲玲瓏。又曰、軒在余前、每舉法華當讀、又云、此經難悟。再叩之、則曰、止止、勿言。此佛語也、兒豈能賢於佛哉。後劉凝齋督兩廣、邀余及二子入粵、布席廣中、齋沐焚香、余共誦法華數品、諷詠吟哦、津津不置。曾未旬日、余自覺慧性頓殊往昔、乃信止止之言爲不虛也。入廣一行、雖出二子之意、而余與胡中洲俱在。中洲雖二子敬事爲師、然余猶疑其怪誕。從是縱談、無所不至、竊規其蘊、誠浩蕩無涯、玄微莫測、世人不識、妄得不妄相訾議也哉。舟次南安、聞廣中病氣甚烈、余欲暫止、二子進曰、爹何厭遊耶、大限有數、卽不嶺表、能遽逃耶。比踰嶺登舟、軒果病、五日至肇慶、自占難起、惟囑余力進此道、晨



興沐浴衣冠、及午、目瞑而逝。凝齋奔哭、殯諸僧寺、居余衆於民間書屋。余訊中洲謂、軒將焉往。中洲曰、適占之天人、云生西方第七朶金蓮中。余曰、是得所矣。中洲曰、所則得矣、但猶不免傍人門戶、若大丈夫則不爾也。余急訊之、漫曰、公知丈夫不死於婦人、獨不悟大丈夫尤不死於家庭也。茲豈獨二令郎哉、吾亦將告行矣。此生此地、此會此時、千古實難多覩。此不勇往、癡莫甚焉。尅期、命具香料、俟焚尸至期、狂笑而瞑。輅力疾而起、跪誦彌陀。是夜、月色當庭、余抱輅而坐、歿者卧地、從者鼾睡聲。輅問、爹、此際亦難爲情否。余答以能自排遣。輅曰、不然、際此極是進步。又曰、兒今與爹雖共居一處、而迴隔兩天、白玉黃金、平鋪徧滿、家園千里、一目洞然、爹

肯自力其境界、受用誰復能參少耶。又曰、軒兄氣力原大、行已先定、故徑生佛地。若兒當自安分、供職斗府、積累將可復前耳。明日欲焚其頻年持誦功課簿、口授一疏、以上呈斗府、詞意悽惋、真足以動帝聽。遂爇香炳燭、焚之中庭、風旋直入層霄、若神持而上也。余忙入呼起、恐時不可失、卽首肯而興、強健如故、命衆齋聲佛號。時汝振弟在旁曰、目光四射、聲出丹田、此豈告終之狀。余曰、寧失之早、無失之遲。頃爲收束襟袖、倏爾瞑目而逝。時凝齋屢出親視、三司諸公莫不詳聞、咸謂希觀。余雖勞苦過甚、然悲實不足以勝其所喜也。按、近溪皈信淨土如是、而學案、語錄則絕無一語及佛。正杲老所授改頭換面、用儒家言語文字接引後人之祕記也。明

潘中丞曾絃之稱文成曰、陽明以所心得儒語、引人尊紫陽而陰剝其支離、闡乾竺而全撮其勝會。中丞君子人、深於王學、言信有徵。然則明季講學家、實傳杲老一燈、可灼見矣。

子朱子避偽學禁之誣辨 吾聞傳訛之說、有鄙俚不足辨、而實最害理、不可不辨。要亦初無難辨者。朱子避偽學禁之說也。歷觀省郡縣志、於山川、每曰朱子避偽學禁至此。於人物、每曰朱子避偽學禁寓其家。於石刻、每曰朱子避偽學禁時所書。沿襲既久、雖通人鉅公、詩古文詞、祠宇聯對、鮮不踵其謬者。然考宋史及朱子年譜、行狀、文集、語類、及同時諸名公、門弟子所記載、絕無一言及之也。夫所謂偽學者、特姦黨借是以排朱子耳。其爲禁不過戒場



屋母用程氏說及令舉子家狀自實不是僞學而已、非若東漢鉤黨之慘、元祐黨錮之嚴也。蓋其時寧宗素敬朱子、宰執若謝深甫輩又力爲調護、故雖羣小醜詆肆讟、卒於朱子無大行遣、但謫一門人耳。及論者不已、朱子自分必有嶺南之行、旣亦僅奪三官、罷祠祿。朱子時已家居、方之後世吏議、猶今在籍食俸、官停、俸降三級、於處分固未爲甚峻也。頭銜落煥章閣待制兼侍講、餘尙如故也。及年七十、請老、猶賜制書守朝奉大夫、封婺源縣開國男、食邑三百戶、仍兼祕閣修撰致仕、固居然清華之列也。卽有司觀望風旨、齟齬朱子、亦不過勒其家繳廢船之稅。及朱子沒、亦不過不爲陳奏、沮其遺表恩澤、請禁四方生徒遠赴會葬而已。是則朱子在



時固未嘗有大獄之興、亦何所驅逼而四出奔亡、望門投止、若漢張儉所爲哉。觀朱子送蔡西山謫道州詩、文書札相勉以義、絕無怨尤、即使自罹鉤黨、亦必自出就獄、爲范滂不爲張儉、審矣。況本無所用其避與。至於石刻之散在人間者、實緣四方門生故舊索書者衆、及朱子沒而名益彰、得其遺墨者、各就其鄉勝處摹勒以圖不朽、非盡朱子遊屐所經也。初何與黨禁之事與。乃或見其刻處、時在峭壁懸崖、疑非常人所能措筆、遂有謂朱子少曾攘食狐丹、實通遁甲飛舉之術者。又有朱子屬纊、尸浮而上、門人廖子晦祝以學禁方嚴、恐滋物議、尸始反於牀簀者。其鄙倍無稽、尤無足辨。揆厥所繇、蓋緣閩人尊朱子、而無識者不知所以尊、子孫思依